聖學格物通大序

臣若水序曰夫聖學格物通何爲者也明聖學也明聖學何以謂之格物通也宋儒程頤曰格者至也物者理也至其理乃格物也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夫以涵養寡欲言格物則格物有知行之實非但聞見之粗矣然則何以至其理也知止知也定靜安慮行也知而弗去格物之功盡於此矣夫通有四倫焉有總括之義焉有䟽解之義焉有貫穿之義焉有感悟之義焉夫聖人之道莫備於大學大學曰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

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
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
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
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
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夫自天下逆推本於
格物是格物乃其本始用功之要也又自物
格順循效於天下是格物乃其本始致效之
原也經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格物者其本
始之謂乎宋臣彭龜年曰大學之書其節雖
繁而道甚要格致而已張栻答曰自誠正以

至治平固無非格致事也伏覩我
太祖高皇帝諭侍臣曰大學一書其要在脩身而
大學古本以脩身釋格至曰此謂知本此謂
知之至也經文兩推天下國家身心意皆歸
其要於格物則
聖祖盖深契古者大學之要矣乎由是言之聖人
之學通在於格物矣故曰有總括之義焉凡
意之事則誠意之類舉之矣凡心之事則正
心之類舉之矣凡身之事則脩身之類舉之
矣凡家之事則齊家之類舉之矣凡國之事
則治國之類舉之矣凡天下之事則平天下

之類舉之矣輯事以從其類取義以暢其情
故曰有䟽解之義焉列誠意所以欲其於意
焉格之也列正心所以欲其於心焉格之也
列脩身所以欲其於身焉格之也列齊家所
以欲其於家焉格之也列治國所以欲其於
國焉格之也列平天下所以欲其於天下焉
格之也意心身之於家國天下之事非二也
一以貫之也故大學於誠意曰好惡曰慎獨
於正心曰忿懥曰憂患曰恐懼曰好樂於脩
齊曰辟曰好惡於齊治曰孝弟慈曰心誠求
曰恕於治平曰絜矩曰辟曰好惡曰忠信曰

仁義皆以其心言之也而通之於各條因事以明其理因理而會諸心通一無二故曰有貫穿之義焉是故君子之學讀誠意之事則感其意之理讀正心之事則感其心之理讀脩身之事則感其身之理讀齊家之事則感其家之理讀治國之事則感其國之理讀平天下之事則感其天下之理理也者吾之良知也學之者所以覺其良知也知也存之又存存存而不息由一念以達諸萬事皆行也故曰有感悟之義焉是故讀斯通者意心身家國天下之理皆備於我矣故君得之以成

其仁臣得之以成其敬學士得之以成其德
家國天下之民得之以會極而歸極是故聖
人之學無餘蘊矣或曰諸通無格致者何也
曰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無
非格致之地也夫又何贅焉或又曰夫格致
而不及天地萬物者何也曰意心身家國天
下一貫聖門切問近思之學也然[illegible]爲
物同體無外矣雖位育配天可也何別高遠
之求或疑曰真德秀之衍義丘濬之補具矣
而乃又有格物通者何居臣應之曰孔門一
本無二之指臣幸得之於正經證之於諸儒

仰稽於我
皇祖之訓者上下十餘年而思欲效其愚見者久
矣乃今伏聞
聖明四年七月初四日
詔令文臣撮經書史鑑有關帝王德政之要者直
解進
覽臣實欣慶
聖學日升務求典要竊念臣亦嘗忝詞臣講官也
心在
皇室忠切勸
學故不揣踈愚遠自伏羲二帝三王與夫諸儒之

格言近至我
祖宗列聖之謨烈章采而節釋之不詭於行義與
補而容或少有發明而一助焉庶或上裨
聖明進德脩業合一之要領且明經文直以格物
爲諸條之統會樞紐也有隨事體認之實合
孔門求仁一貫之指夫聖人之學體用一原
本末遠近兼致知行並進者也此臣格物通
之所以作也
嘉靖七年六月初一日南京吏部右侍郎臣湛若
水謹序

刻格物通序

聖學格物通凡百卷今少宗伯甘泉先生增城湛
公所編著嘉靖四年七月
皇上勅侍從文臣直解經史進
覽是時先生以翰林侍讀爲南祭酒曰若水不
可以身在遠心不在
聖躬也乃於作士之暇纂著此書以爲
聖學之助盖大學之道惟在於明德以止至善止
至善之道莫先於格物物皆關於意心身及
家國天下而格之爲功惟欲其誠正修以齊
治平也乃自誠意以下類其物之繁簡列以

目之多寡或掇經史之格言或闡
祖宗之大訓斷以獨見歸於至當意謂凡物不關
於意心身及家國天下者皆外物也凡格不
爲乎誠正修以齊治平者皆喪志也惟昔論
語博文約禮之說中庸好學力行之旨曾子
所受於孔子而又以授諸子思者於道固若
此無疑也先生蓋嘗體驗至六旬而後明編
摩至四年而始進宜
天語稱其足見用心
朕已留覽也然是書豈惟有國天下者所當從事
苟欲脩其身者雖草萊之竪膠庠之穉皆

可以莫之爲也初先生以祭酒考績道過揚
州一時及門之士如葛澗沈珠蔣信潘子嘉
程輙周衝葦殆數十人實從之游其後葛澗
創立甘泉行窩於揚州講行先生之道遵用
格物通之意比
聖諭旣下葛澗及諸生曰是可以板置行窩省手
抄矣謂柟舊爲先生禮闈所取士甞受教甚
習也請序諸端然尚未能梓行至是侍御周
君君溺巡鹽淮揚乃屬教授高簡同葛澗重
爲校正而江都尹陳公陞即捐俸加諸木則
周君上廣

聖意而下明先生之志者亦可見是豈惟行窩諸
生所當從事雖以貢天下後世不可乎
嘉靖十有二年歲次癸巳正月丁卯
賜進士及第奉政大夫南京尚寶司卿前翰林院
修撰
經筵講官兼修
國史門生高陵呂柟謹序

進聖學格物通表

南京吏部右侍郎臣湛若水誠惶誠恐稽首

頓首昧死

上言臣伏覩嘉靖四年七月初四日邸報該司

禮監官捧

御筆旨意一道命文臣將歷代鑑書中撮其有關

於帝王德政之要者撰直解講幷周易詩經

中庸序次聯寫日逐進

覽又欲將尚書作爲文詞或詩或賦以成一代

美事用備開寫臣誠懼誠忭不揣疎愚謹采

五經諸子史及我

聖祖
聖宗格言大訓疏解成帙名曰聖學格物通謹
進上
聞者伏以龍興而雲從
聖作而物覩故上有采菲之誠則下懷獻芹之
悃上有光天之德則下共臣帝之願乃感召
之一心亦丕應而後志在物理則固有然者
是以罔避夫位遠言親之嫌必致其
迪德沃心之懇況乎位有崇卑而臣子之心則
一乃臣舊忝講官而忠愛之念不忘者哉 臣
聞帝王之治本乎道而道德之懿存乎心心

無事而不包事無一而非道惟心有所蔽則
道不見如鑑有所塵則明弗昭故聖帝明王
必先務學而脩德講學皆以治心將達諸事
業而成其治化焉如磨彼寶鑑以大其光照
也蓋心事合一體用同原雖殊塗而同歸實
一致而百慮有天德則有王道具內聖則具
外王故溥博淵泉而時出流水盈科而後進
滄溟之廣不外勺水而求華嶽之崇必自卷
石而累是知萬變萬化只在一德一心故堯
舜禹三聖授受惟曰精一執中成湯文武千
古相傳亦云懋德敬止孔顏明博文約禮之

教孟軻示詳説反約之功夫群籍所載皆務此本而曾子之傳尤得其宗故大學之書全功在乎格物而格物之要其道本乎知行知止定靜安慮相爭即其工夫意心身家國天下貫穿乃其實地必綱舉而目斯張惟領挈而裔乃理雖心有良知不假外求然學千古訓乃可有獲六經諸史皆所以明心而千聖萬賢必歸乎窮理總是同條同貫那堪二本三本言念臣乃嶺海鯫儒舊忝翰林末品以三十餘年而力學至六十之外而無聞竊嘗有得於大學之正經自謂不詭於聖賢之中

路下契乎程張至其理乃格物之言上稽諸
聖祖論大學在脩身之訓乃於職務之暇輒加蒐
羅之功粤自帝王之經有倫有要爰逮
祖宗之訓有典有則輯事以從其類取義以暢其
情因事以明其理會理而感諸心故一聞一
見若決江河而前言往行可以畜德雖或掛
一而漏夫萬可因以觸類而盡其餘所以開
發聰明擴充良知庶幾爲
祖述憲章之一助也玆蓋伏遇
皇帝陛下
聰明天授

孝敬神通
篤志聖賢之學旣日新而又新期致天下之治
必會極而歸極奮振委靡之餘大弘中興之
業
仰攬乾綱
俯補坤維掀揭天地彌綸宇宙並明日月奔走
鬼神誠振古大有爲之
君實歷代僅聞見之材也
經筵日講不閒夫寒暑隨處用力豈貳於
宮庭故
敬一有箴

洪範有序仰仞
神衷深造聖域猶不以能而自滿抑且以虛而受
人即與堯之清問下民舜之好問好察何以
異哉此臣所以不辭夫四載編摩之勞必盡
其一心夙夜之瘁竭精畢神劌心戮力而欲
效愚於
聖德庶有裨于涓埃也干犯
天威伏祈
電覽儻於
萬幾之暇不遺一得之愚遠宗聖哲之謨近法
祖德之懿會萬理於一心由成德而致治

式恢蕩蕩之德
用弘丕丕之基
如天之覆如地之載勵無前之休烈
如川之至如日之升永多所之歷年臣無任激
切屛營之至謹以所纂撰聖學格物通一百
卷并序纂要目錄共爲二十八冊用黃綾套
袱封襲謹隨
表上
進以
聞
嘉靖七年六月初一日南京吏部右侍郎臣甚

若水謹　上表

聖學格物通纂要錄

臣若水既謹纂撰聖學格物通一百卷矣又撮此書之中篇目小序及所采經訓以爲纂要錄焉何也夫學莫貴於知約知約然後可以盡博也是故挈裘者先挈其領則其裔可理舉綱者先舉其綱則其目可張夫物則亦有然者矣而況聖人之學乎是故臣今纂要之錄亦一書之綱領也仰惟

聖明萬幾之暇倘蒙

留神先覽于此錄則頃刻之間可了一書之大旨然後隨日逐條以盡書中所載之經訓子

史及
祖宗聖訓而隨處體認開發涵養以自得焉則易
所謂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心事一貫進脩兼
致
盛德大業日臻于高明而堯舜禹湯文武之治可
比隆矣
誠意格
臣若水序曰何以不著致知格曰經曰致知
在格物則格物即致知也誠意何以言格物
也程頤曰格者至也物者理也至其理乃格
物也至也者知行並進之功也於意焉而至

之也至其意之理也是故審幾也立志也謀慮也感應也儆戒也敬天也敬祖考也畏民也皆意之事也人主讀是編焉感通吾意之理念念而知於斯存存而行於斯以有諸己則格物之功庶乎於誠意焉而盡之矣

凡八目

審幾凡三十九條

立志凡四十條

謀慮凡四十七條

感應凡五十四條

儆戒凡一百二條

敬天凡五十一條

敬祖考凡二十九條

畏民凡三十六條

右篇内采易書詩春秋禮記周禮孝經論語中庸孟子左傳國語史鑑新書說苑白虎通韓愈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楊時胡安國真德秀張栻朱熹司馬光尹焞胡宏諸儒録集

及

國朝

皇祖

皇宗聖諭

正心格

臣若水序曰正心何以言格物也程頤曰格
者至也物者理也至其理乃格物也至也者
知行並進之功也於心焉而至之也至其心
之理也人主讀是編焉而感通吾心之理念
念而知於斯存存而行於斯其以有諸己則格
物之功庶乎於正心焉而盡之矣

正心上凡二十五條

正心中凡二十六條

正心下凡三十一條

右篇內采易書詩春秋禮記論語孟子左傳

國語史鑑新書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
朱熹陸九淵呂大臨胡宏楊時張栻陳埴魏
了翁諸儒録集及

國朝

皇祖

皇宗聖諭

脩身格

臣若水序曰脩身何以言格物也程頤曰格
者至也物者理也至其理乃格物也至也者
知行並進之功也故大學舊本以脩身申格
物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於身焉而至

之也至其身之理也是故威儀也言動也德業也皆身之事也人主讀是編焉感通吾身之理念念而知於斯存存而行於斯以有諸己則格物之功庶乎於脩身焉而盡之矣

凡三目

正威儀 凡四十七條

愼言動 凡五十九條

進德業 凡九十二條

右篇內采易書詩春秋禮記周禮孝經論語中庸孟子左傳國語史鑑新書說苑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楊時張栻朱熹韓愈陸

贊吳澄許衡諸儒錄集及

國朝

皇祖

皇宗聖諭

齊家格

臣若水序曰齊家何以言格物也程頤曰格
者至也物者理也至其理乃格物也至也者
知行並進之功也於齊家焉而至之也至其
在家之理也故大學齊家章以辟以好惡言
之乃吾心應之之理也是故妃匹也嫡庶也
親長也太子也內外也孤幼也臣妾也皆家

之事理也人主讀是編焉感通吾心處家之
理念念而知於斯存存而行於斯以有諸己
則格物之功庶乎於齊家焉而盡之矣

凡七目

謹妃匹凡四十四條

正嫡庶凡三十九條

事親長凡五十三條

養太子凡二十九條

嚴內外凡四十六條

恤孤幼凡十六條

御臣妾凡四十三條

右篇内采易書詩春秋禮記周禮孝經論語
孟子左傳國語史鑑白虎通韓愈程顥程頤
張載楊時劉安世朱熹呂希哲陳埴許衡諸
儒錄集及
國朝
皇祖
皇宗制諭
治國格
臣若水序曰治國何以言格物也程頤曰格
者至也物者理也至其理乃格物也至也者
知行並進之功也於國焉而至之也至其在

國之理也故大學治國章以孝弟慈以忠以仁讓以恕言之吾心感應乎國之理也是故事君使臣也立敎興化也事長慈幼也使衆臨民也正朝廷也正百官也正萬民也皆國之事理也人主讀是編焉感通吾心治國之理念念而知於斯存存而行於斯以有諸己則格物之功庶乎於治國焉而盡之矣

凡七目

事君使臣 凡七十條

立敎興化 凡五十八條

事長慈幼 凡十九條

使衆臨民凡二十八條
正朝廷凡四十九條
正百官凡五十三條
正萬民凡五十二條
右篇內宋易書詩春秋禮記周禮論語孝經
孟子左傳國語史鑑新書說苑白虎通陸贄
柳宗元顏之推劉蕡張九成周敦頤程顥
頤邵雍張載蔡沈范祖禹胡宏楊時張浚
栻朱熹諸儒録集及
國朝
皇祖

皇宗聖制聖諭

平天下格

臣若水序曰平天下何以言格物也程頤曰格者至也物者理也至其理乃格物也至也者知行並進之功也於平天下焉而至之也至其應天下之理也故大學平天下章以絜矩以好惡以忠信以仁義言之無非吾心應天下之理也是故公好惡焉其要矣其用人焉則學校也舉措也課功也任相也任將也六官也其理財焉則脩虞衡貢賦也抑浮末也飭百工也屯田水利也馬政也漕運也勸

課也禁奪時也省國費也慎賞賜也蠲租也薄斂也恤窮也賑濟也皆天下之事理也人主讀是編焉感通吾心平天下之理念念而知於斯存存而行於斯以有諸己則格物之功庶乎於平天下焉而盡之矣

凡三綱二十目

公好惡　凡二十一條

用人

學校（禮樂政教附）　凡一百五條

舉措　凡九十八條

課功　凡四十七條

任相　凡七十一條
任將　凡六十二條
六官　凡三十五條
理財
脩虞衡　貢賦附　凡四十四條
抑浮末　禁淫巧奢侈附　凡四十九條
飭百工　七十五條
屯田　授腴田水利附　凡四十五條
馬政　凡二十四條
漕運　凡二十六條
勸課　凡二十五條

禁奪時　凡二十七條

省國費冗官冗食冗兵冗役之類　凡一百五條

愼賞賜　凡三十八條

蠲租　凡二十萬條

薄斂　凡五十六條

恤窮　凡三十四條

賑濟　凡三十九條

右篇內采易書詩春秋禮記周禮論語中庸孟子國語左傳新書說苑白虎通史鑑陸贄韓愈柳宗元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胡瑗胡宏邵雍羅從彥楊時張栻胡安國范祖禹陸

九淵真德秀陳埴王栢許衡諸儒録集及

國朝

皇祖

皇宗聖諭聖制

聖學格物通纂要録終

聖學格物通

謝恩進書䟽

南京吏部右侍郎臣湛若水謹

奏爲謝

聖恩以進書籍事臣先任南京國子監祭酒嘉靖七年五月十九日准吏部咨欽蒙

聖恩陞臣前職已於五月二十日到任訖伏惟南京爲

國家根本之地而吏部乃人物衡鑑之司銓選雖非所專品題實有所繫苟無知人之哲難免竊位之譏必有至公至明之德乃有其難

其慎之心所宜旁求乎俊乂詎寧委及於凡
庸伏念臣早歲有志衰老無成八年病廢於
先朝甘分山林之叟一旦
詔起於
初政洊污講讀之班繼典教事於南雍未收作人
之效遽承留銓之右佐豈有掄材之能仰感
洪恩何以圖報臣敢不滋勵素志用對
明時必同寅而恊恭以舉直而錯枉上賛
中興之隆下揚南國之紀又念爲政在人固臣
職之當務而取人以身幸
聖德之方新深惟報

德之私用切酬言之念乃臣往感四年七月之

詔下

勑文臣而直解經史以進

覽遂效四載乙夜之勤竭盡心力以纂撮樞要而

獻忠名曰格物之通庶備

聖學之助蓋物不外乎意心身之於家國天下而

格則在於誠正修之與齊治平亦惟體用同

原之理竊窺心事一貫之傳卷分門類注有

篇題事皆取諸

大訓格言義則附以淺見薄識采自往古以及

昭代庶可

祖述而又憲章書垂成將獻於
大廷
命忽下乃進乎今職私計赤心報
恩之處惟有白首窮年之編儻蒙
御覽于
獨處燕閒之時豈無少資于
天德王道之懿除望
闕叩頭謝
恩外謹具本幷表一通及所纂撰聖學格物通一
百卷連重錄表文及序纂要目錄于卷端共
二十八冊專差辦事官伍世顯齎捧赴通政

使司接
進其書副本謹照例送禮部臣不勝激切悚懼
之至緣係謝
聖恩以進書籍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齎捧謹
具奏
聞

右謹奏

聞

嘉靖柒年陸月初一日南京吏部右侍郎臣湛

若水

本年七月十九日通政司投

進本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這所編集足見用心朕已留覽該衙門知

道

刻格物通䟦

門人高簡校刻格物通成作而嘆曰斯刻也
其有不得已者乎斯通也其甘泉先生之諫
疏也乎是故以堯舜之道陳之於
君其亦有不得已者乎故稽經以則之采史以徵
之集傳記以演之而陳義以通之凡以明聖
學也夫聖學也者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也
是故先生通而陳之欲其以
聖心而達諸天下爾也夫聖人之學心學也先生
之學學聖賢者也其心與天地萬物一體者
也是故茲通之刻匪其志也然而以善養天

下同歸乎一貫之學以脫去夫支離之習則
先生之志也或曰何居簡曰以誠意正心修
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通之乎格物焉故曰
皆一貫之實學也非徒博文強記玩物喪志
爾也是故斯通出而後聖學明聖學明而後
學者免於支離之病而貫於一也或曰先生
之志則然然而天下其猶有弗信焉者則如
之何曰聖人弗能必天下之信信其心焉已
矣夫斯理也天地萬物之一原也然則覽斯
通也能無油然而生其心者乎能無得吾天
地萬物之同然者乎能無脫去支離以造至

一者乎夫如是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可也則夫斯通之刻其亦有不徒然者乎其亦有不徒然者乎

嘉靖癸巳正月中旬門人西蜀高簡謹跋

聖學格物通目錄

卷之一

誠意格

審幾上

卷之二

審幾下

卷之三

立志上

卷之四

立志下

卷之五

謀慮上

卷之六

謀慮下

卷之七

感應上

卷之八

感應下

卷之九

儆戒一

卷之十

儆戒二

卷之十一
儆戒三
卷之十二
儆戒四
卷之十三
敬天上
卷之十四
敬天下
卷之十五
敬祖考
卷之十六

畏民上
卷之十七
畏民下
卷之十八
正心格
正心上
卷之十九
正心中
卷之二十
正心下
卷之二十一

脩身格

正威儀上

卷之二十二

正威儀下

卷之二十三

慎言動上

卷之二十四

慎言動中

卷之二十五

慎言動下

卷之二十六

進德業一
卷之二十七
進德業二
卷之二十八
進德業三
卷之二十九
進德業四
卷之三十
齊家格
謹妃匹上
卷之三十一

謹妃匹下
卷之三十二
正嫡庶上
卷之三十三
正嫡庶下
卷之三十四
事親長上
卷之三十五
事親長下
卷之三十六
養太子上

卷之三十七
養太子下
卷之三十八
嚴內外上
卷之三十九
嚴內外下
卷之四十
恤孤幼
卷之四十一
御臣妾上
卷之四十二

御臣妾下
卷之四十三
治國格
事君使臣上
卷之四十四
事君使臣中
卷之四十五
事君使臣下
卷之四十六
立教興化上
卷之四十七

立教興化中
卷之四十八
立教興化下
卷之四十九
事長慈幼
卷之五十
使衆臨民
卷之五十一
正朝廷上
卷之五十二
正朝廷下

卷之五十三
　正百官上
卷之五十四
　正百官下
卷之五十五
　正萬民上
卷之五十六
　正萬民下
卷之五十七
平天下格
　公好惡

卷之五十八
學校一
卷之五十九
學校二
卷之六十
學校三
卷之六十一
學校四
卷之六十二
學校五
卷之六十三

臯措一
卷之六十四
臯措二
卷之六十五
臯措三
卷之六十六
臯措四
卷之六十七
課功上
卷之六十八
課功下

卷之六十九
任相上
卷之七十
任相中
卷之七十一
任相下
卷之七十二
任將上
卷之七十三
任將中
卷之七十四

任將下
卷之七十五
六官
卷之七十六
修虞衡上
卷之七十七
修虞衡下
卷之七十八
抑浮末上
卷之七十九
抑浮末中

卷之八十
抑浮末下
卷之八十一
飭百工
卷之八十二
屯田上
卷之八十三
屯田下
卷之八十四
馬政
卷之八十五

漕運
卷之八十六
勸課
卷之八十七
禁奪時
卷之八十八
省國費一
卷之八十九
省國費二
卷之九十
省國費三

卷之九十一

省國費四

卷之九十二

愼賞賜上

卷之九十三

愼賞賜下

卷之九十四

蠲租

卷之九十五

薄斂上

卷之九十六

薄斂下
卷之九十七
恤窮上
卷之九十八
恤窮下
卷之九十九
賑濟上
卷之一百
賑濟下

聖學格物通目錄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一

誠意格 凡八目

審幾　立志　謀慮　感應

儆戒　敬天　敬祖考　畏民

臣若水序曰誠意何以言格物也程頤曰格者至也物者理也至其理乃格物也至也者知行並進之功也於意焉而至之也至其意之理也是故審幾也立志也謀慮也感應也儆戒也敬天也敬祖考也畏民也皆意之事也人主讀是編焉感通吾意之理念念而知於斯存存而行於斯以有

諸己則格物之功庶乎於誠意焉而盡之矣

審幾上

○易繫辭傳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臣若水通曰此言聖人之作易原於心也通猶開也志者物之志也深也者理之未形體也幾也者理之已動用也一體一用變化無方可以觀神矣皆聖人之心易也易不作則聖人之心無以達諸天下何以開物而成務

也故作易以極其深而天下之志開發矣研
其幾而於天下之務順成矣妙其神而於天
下之化溥博矣惟深故幾惟幾故神一理之
貫通也人君學易以求得乎吾心之理則其
深也動於幾其幾也妙於神通志成務以圓
天下於神化之域而能事畢矣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
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
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
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
知剛萬夫之望

臣若水通曰此易繫釋豫六二之爻辭也無諂無瀆者心之中正本體乃天理之發見所謂幾也知此故能存神有諂瀆之私則人欲也君子見天理之幾介守之如石則定而確矣不終日者知而行之速也如是則動必吉矣故曰先見知幾也者知道也而曰作曰介石不俟終日則行之果矣君子體道之功如此寧不貞吉乎斯道也通微彰合柔剛而一之者也而無不知焉知之至矣在臣則爲萬夫之望在君則爲天下之望君臣皆有其道則在君爲不瀆在臣爲不諂上下交而德業

成矣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

臣若水通曰此釋復之初九之爻辭也殆疑辭庶幾言近善之幾也祇至也不善萌於幾形於事其違道遠矣顏子知幾之不善則善念生而復不遠故曰庶幾不先知其不善則萌於心發於事至於悔然後復則遠矣夫知幾而不行者乾知大始先天之學也祇悔而改過者坤作成物後天之學也先天者聖人之學也後天者賢人之學也孔子之學非顏

子則不傳故曰學顔子之所學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
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
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
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臣若水通曰易繫辭此章言聖人作易卜筮
之功用也圓神謂蓍德渾然變化不測方知
謂卦德槩然事理可見易以貢謂爻德變易
不居以理告人以此謂蓍卦爻也所謂易道
也易道非他也即人心之天理也人惟不見
此道故累於私而涉於粗淺矣惟聖人以言

乎巳則察見道體私意不容而本體澄澈故
曰洗心心與道涵淵泉莫測故曰藏密以言
乎民則蓍神足以知來未然者如有所見卦
知足以藏往已然者妙於無迹蓍以定卦卦
以生爻爻以蓍占使民避凶而趨吉是何以
能之哉古之神聖有聰明睿智之資故能深
見易道而洗心退藏是以發而爲易使人自
然趨避不假於怒而威矣此聖人作易之妙
用也人君察其幾由於我養其聰明睿智之
德則有以察見道體而本源潔深斯可以用
易而有神武不殺之大用矣

○書虞書益稷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

臣若水通曰止者至極不遷之名即吾心本體之中正天理是也安之云者勿忘勿助順適乎自然則心純乎天理而止得其止有忘與助焉則人欲肆而天理微不得其止矣惟幾所以致力於一念之微惟康所以致力於事爲之著二者皆安止之功夫也誠意之功在虞書益稷謨此章最爲切要盖禹得於舜惟精惟一之傳者誠爲人君聖學之首務也

伏惟

聖明體而行之幸甚

○商書太甲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

臣若水通曰此伊尹告太甲以應幾處事之要也虞謂虞人掌山澤囿獵之官機者弩牙也括者矢括也度者法度射者所準望者也釋舍矢也欽敬也止者心之本體義理之所止也率者循也乃祖謂成湯也伊尹告太甲以如虞人之射弩機既張必往察其矢括之所準望者合於法度然後發之否則不輕發也人君處事必度其事之合於吾心之正然後從而舉之否則不輕舉也然萬事皆起於

念慮之微善善惡惡皆有定理所謂止也敬乎吾心之所止必戒愼恐懼使念慮之發不失其本體故能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一循乃祖成湯之成法精意可以歷久遠而無弊故不欽乃止則不能率祖之攸行人君可不以法祖爲用以欽止爲本乎

○周書召誥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

臣若水通曰此成周初成召公告成王初政之言也嗚呼嘆辭初服行事之始也召公嘆息言王之初服如人之生子然無不在於初

生之時初習爲善則善矣習於善則自貽哲
命也今天其命王以哲乎命以吉凶乎命
以歷年乎皆不可知所可知者今我初行政
事如何爾初服而敬德則亦自貽哲命而吉
與歷年矣夫天下之事莫不在於初故經曰
愼厥初惟其終是則初事者智愚治亂之幾
也初心者善惡邪正之幾也吉凶長短於此
焉判爲人君欲圖治撥亂者在於初事欲愼
初事者在於初心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入
井有怵惕惻隱之心乍見之心乃初心也初
心善則事無不善事無不善則吉與歷年反

是則凶短折至矣可不慎其幾乎

○詩小雅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他山之石可以爲錯

臣若水通曰此盖陳善納誨於君之辭也比也言鶴鳴于九皐則聲聞于野矣比誠則必形也以諷王之誠身也以爲魚潛在淵則或在于渚矣比理之無定體以諷王之明善也樹檀維蘀比以爲美中則有惡石可爲錯比以爲惡中則有美以諷王之審惡取善也要之三者惟在審其幾爾能審其幾而有以察

見天理明善於己取善於人皆所以誠身擴而充之自一念以至於萬幾莫非中正純一之本體則誠能感物而四方風動矣聲聞于野之謂也此詩人含蓄不盡之意聖學心法之至要惟

聖明留意焉

○大雅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

臣若水通曰此衛武公脩德告群臣規戒之詩也相猶書言顧諟之義尚猶也屋漏室西北隅幽暗之地也夫視存則心存心存則理存理存則不愧矣此天理存亡之幾也故視

之準則卽本心也心之中正卽天理也天理
者無動靜無隱顯一而已矣君子知其幾察
見天理常目在是造次顚沛而必於是在庭
在室無不在是無少間斷以操存此理於一
室之中雖暗室幾微之際而無乎不在則與
天地相似矣何愧之有所謂仰不愧於天者
是已室漏猶且不愧況大廷應接之時乎盛
德大業由是而生矣此千聖心法之要武公
能言之其亦聖人之徒也人主苟能顧諟天
之明命大廷深宮一心無間何患乎無光明
正大之德業乎

○禮記少儀曰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
則否
臣若水通曰卜筮者動乎幾者也動而有義
焉有志焉義也者心之天理也志也者心之
邪謀也夫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故非疑
不占非義不占君子於此在審其幾而已矣
○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
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
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
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
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

臣若水通曰人之心寂感而已矣性也者合寂感通動靜而一之者也若謂靜爲性則動果非性邪性即理也理無動靜故學者恒知而已矣物至知知然後能節好惡能節好惡則外知不能誘矣是合内外之道也故知也者内外動靜之幾也可不審乎

○論語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有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臣若水通曰此曾子省身之學也自省者入善之幾也人惟不知省以人心死而天理滅矣曾子之學常於心上用功故以三事日省

日省則無時而不省矣省者心之所以生天
理之所以存也三省同一心皆隨處體認之
功也盍謀不忠交不信傳不習心皆不實反
以自省頃刻知之則頃刻即實而天理存矣
此曾子曰省所以隨處精察而致謹焉眞自
治之誠切者歟此即與一貫之學同宜其聞
夫子之旨而即唯也學曾子之學者其尚求
諸心以決其幾哉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臣若水通曰此章孔子分別君子小人至爲
痛切君子者極善之名小人者極惡之名君

子小人之善惡其端始於一念之萌爾一念
義利此善惡幾也喻者皆本其心之念慮而
言凡一念之正而無所爲者天理天理則義
也人知一念之正爲是爲義則念念皆義心
與義一是通曉乎義是君子矣凡一念之邪
而有所爲者皆人欲人欲則利也人知一念
之邪爲便爲利則念念皆利心與利一是通
曉乎利是小人矣盖其始也不能審之於幾
微故其終也不能覺之於成性喻利喻義有
不期然而然者矣夫今之行路之人呼之以
君子之名則喜呼之以小人之名則怒至其

處心之際則往往舍義而從利豈其愛身不以君子哉由不早察其幾爾是故以言乎學問則為聖為賢其失為夷狄為禽獸以言乎為治則為王道其失為伯術皆於此焉分此固為學者之所當知而人君之治天下國家尤所當慎焉

中庸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臣若水通曰此覆申上戒謹不睹恐懼不聞之意也隱者道之全體渾淪也微者道體之小妙於散殊也即上文所謂不睹不聞者也子思言上所謂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者

何哉盖道體用一原顯微無間然而隱微者
道之體也見顯者道之用也道之大用皆原
於體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隱微者即其
不可見聞而可自知之者也君子有以察識
其幾而戒謹恐懼敬慎以存之則中立而和
生萬化皆從此出而位育成矣為人君相有
位育之責者盍於是求之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内省不疚無
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
乎
臣若水通曰此子思引詩而申之復言下學

謹獨之事也引詩言潛者不睹不聞之體觧
云幽伏矣而天下之顯見者皆本於此則亦
甚昭著焉故君子專用力於此自省其高明
廣大之本體不虧而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失
何愧於心乎於人之所不見而已獨知之者
而致謹焉此君子之所以爲不可及也故程
顥曰中庸語道只無聲無臭括了多少又曰
自無聲無臭發而爲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自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復歸於無聲無臭是足
以見體用一原顯微無間矣故求聖學者其
幾只在慎獨

()孟子曰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也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臣若水通曰子罕言利則非不言也易之言利者多矣宋牼一言不利而罷兵罷兵仁義之術也而孟子所以深辯之者何哉蓋戰國之時利欲橫流其勢滔天況又開其源邪春秋弒君三十六大抵皆起於一念之利而積之其禍又有甚於交兵者是以聖賢不得不嚴其防拔其本塞其源也噫仁義根於人心利欲生於物我其幾不可不審學之不講義利不明故荀卿猶謂義利人之兩有牼亦遊說之士也心喻之口必言之何恠其然哉故學者莫先辨乎義利之幾

○國語晉語史蘇曰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

臣若水通曰史蘇晉大夫占卜之史也基根本也夫天下之事皆起於幾微君子不可不早見其幾也獻公伐驪戎滅其子而寵其姬起百姓以自封禍將長矣史蘇伐木塞水之喻可謂先見其幾矣人君明於先見之幾而絶其未萌之禍則國家豈至於危亂也哉

○晉語郭偃曰夫人美於中必播於外而越於民民實戴之惡亦如之故行不可不慎也必或知之

臣若水通曰言有美善於中心必播布於外
揚越於民下民必或知其善否矣夫誠中形
外一善一惡自有不可揜者惠公出其世子
而改葬之臭達於外安能揜其惡於天下後
世哉爲人君者豈可不謹於善惡之幾乎
○晉文公問於郭偃曰始也吾以國爲易今也難
對曰君以爲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爲難其易
也將至矣
臣若水通曰文公名重耳以爲易則輕忽之
心生故其難將至以爲難則兢業之心生故
其易將至難易之勢係乎敬怠之間爲人君

者可以知安危之幾矣善乎文公之問而郭
偃之對也仰惟
聖明勵精圖治必留神而審其幾焉天下國家幸
甚

聖學格物通卷之一 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二

審幾下

○班彪王命論曰昔陳嬰之母以嬰家世貧賤卒富貴不祥止嬰勿王王陵之母知漢王必得天下伏劒而死以固勉陵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幾而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

臣若水通曰安危存亡之幾甚著也惟明者知之明者非他虛而無累則明也陳王二母

一婦人爾尚知國家興亡之大幾豈其智之
過人哉以無累爾以隗囂之智反二母之不
若則欲累之也徒使班彪之論託之空言惜
哉
○唐太宗貞觀六年上謂侍臣曰朕比來決事或
不能皆如律令公輩以為事小不復執奏夫事
無不由小而致大此乃危亡之端也昔關龍逢
忠諫而死朕每痛之煬帝驕暴而亡公輩所親
見也公輩常宜為朕思煬帝之亡朕常為公輩
念關龍逢之死何患君臣不相保乎
臣若水通曰太宗之言其知幾乎易曰幾者

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古之善治者圖難
於其易爲大於其細極而至於危亡不可救
也故煬帝之亡幾之兆於身也龍逢之死幾
之兆於君也君不自知而滅其身臣不及防
君之微而死於忠諫無補也宜太宗以此自
警而警其臣可謂至矣雖然幾之動於事者
臣得而諫止之也幾之萌於一念者非臣之
知也君能自察爾人君可不謹歟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夏四月魏徵上疏以爲人
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盖以殷憂則竭誠以盡
下安逸則驕恣而輕物盡下則胡越同心輕物

則六親離德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挹損遇逸樂則思撙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思延納疾讒邪則思正己行爵賞則思喜而僭施刑罰則思怒而濫

臣若水通曰魏徵之言可謂知幾矣何也天下之從違存乎君君心之好惡存乎志君志之邪正存乎思思也者其人君治亂安危之幾也人君可不思乎哉然不知事雖十而欲則一也諸欲同根隨觸而發綿綿不絕遂折今何其始也其微而終至於不可止極惟思

可以止之爾思也者其人君安危治亂之幾
歟
○宋哲宗元祐三年以呂公著爲司空同平章軍
國事鴻臚丞常安民遺公著書曰善觀天下之
勢猶良醫之視疾方安寧無事之時語人曰其
後必將有大憂則衆必駭笑惟識微見幾之士
然後能逆知其漸故不憂於可憂而憂之於無
足憂者至憂也今日天下之勢可爲大憂雖登
進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內之英才使皆萃於朝
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安枕而臥也故去
小人爲不難而勝小人爲難

臣若水通曰觀常安民告公著之言謂憂於未可憂之前盡以進君子勝小人以決治亂安危之幾庶乎所謂識微見幾豪傑矣惜其未知君子小人之進退盛衰係於君相一心之公私其幾尤微也故古之賢相必先正己以格君心之非君心正則公而明真知君子之可親則不得不進真知小人之可遠則不得不退故定天下之大幾者必先正其本豈可以強爲之哉

○賈誼新書曰語曰爞爞弗滅炎炎奈何萌芽弗伐且折斧柯

臣若水通曰天下之事起於微而成於失此
其幾也知幾者於其微而救之易爲力也故
曰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此之謂也噫治
亂安危之幾非夫天下之聰明神聖其孰能
與於此

○陸贄奏議曰上以造塔役費微小非宰臣所論
之事下臣愚戇竊謂不然當論理之是非豈論
事之大小若造塔爲是役雖大而作之何傷若
造塔爲非費雖小而言者何罪夫小者大之漸
微者著之萌故君子慎初聖人存戒知幾者所
貴乎不遠而復制理者必在于未亂之前本立

輔臣置之左右朝夕納誨意在防微微而弼之
乃其職也涓涓不遏終變桑田燄燄靡除即燎
原野流煸已甚禍灾已成雖欲救之固無及矣
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易曰小人以小善爲
無益而不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不去也故惡
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然則小之不可不
慎也如此陛下安得使之勿論乎虞書載咎繇
之言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兢兢慎也業
業危也幾者動之微也唐虞之際主聖臣賢庶
績咸熙萬邦已協而猶上下相戒既慎且危慮
事之微日至萬數然則微之不可不重也如此

陛下又安可忽而勿念乎

臣若水通曰德宗以造塔爲微小而責姜公輔以過言可謂昧於幾事者矣夫人主當以虛心而察天下之幾幾不在大而在小不在顯而在微微小之不謹則將顯大而不可遏且不忍其區區公主之小愛以至爲之造塔一念既萌一令既出糜費萬金剝雪萬姓得罪萬方貽譏萬世豈微小云乎甚矣德宗之不智也幸有陸贄之忠言證以聖人之明訓曾不克念而何幾之能察乎

○宋儒周惇頤曰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

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

臣若水通曰秀靈者天地之中性之本體也形神者氣質之稟性之感動也此善惡之所以幾乎於此存本體以立其大則形神不撓善惡有定而天地之性復矣故曰知幾其神乎

○周惇頤通書曰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邪動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愼動

臣若水通曰善者吾性之本也動者善惡之幾也辱害者惡幾之成也知其幾而亟反之則中正之本體復矣復者非亡矣反不亟不

復也易曰顏子不遠復有不善未嘗不知知
之未嘗復行其知幾乎其慎動乎
○周惇頤曰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
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
聖功之本而吉凶之幾也
臣若水通曰孟子云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
思者心之神也洪範五事於思屬土土之通
乎四行猶思之通乎四德聰明睿智心思之
神也故曰聰明聖知達天德夫思也者潛天
而天潛地而地潛人而人潛鬼神而鬼神天
地鬼神猶無不通而況於人乎而況於心之

德乎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思
之於人其大矣哉

○周惇頤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
臣若水通曰幾者善惡之端而吉凶之判也
故君子一念而善焉知吉之所由生也一念
而不善焉知凶之所由生也一念而正焉知
善之所由生也一念而邪焉知惡之所由生
也所以考其正不正者於心取之而已辨之
不可不早者也記曰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
乎其所不聞蓋言謹也噫非天下之大智其
孰能與於此

○周惇頤曰幾善惡

臣若水通曰幾者動之微也動之微何以有善惡也人之心虛明中正此其本體非有善惡以爲對者也一念之動而正焉善也一念之動而邪焉惡也方其始也間不容髮及其成也莫大之禍滔天之惡皆由於此矣故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見之可不早乎夫惟體認天理爲能豫養之於未發焉

○程顥劄子有云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

行無復回曲覇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
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
而覇則覇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
臣若水通曰天下誠僞而已矣人心邪正而
已矣心正則誠誠則王而已矣心邪則僞僞
則覇而已矣夫邪正誠僞係於一念之間其
幾甚微也而王覇之分由之爲人君有志於
行王道者盍於幾而謹之哉
○程顥曰大凡出義則入利出利則入義天下之
事惟義利而已
臣若水通曰先儒張栻云義利霄壤之判夫

義利相去雖遠甚也實始於一念之間爾一念之義利非難辨也一心邪正之間爾苟能知其爲義而充之則凡可以福天下者無不至也苟知其爲利而充之則凡可以禍天下者無不至也而家國之廢興存亡見矣故人君不可不學學莫先於義利之辨

○楊時經筵講義有云讒人之言常巧矣故能變亂是非之實中傷善類以蔽人主之聽不可不察也

臣若水通曰讒言者惑心之幾心惑則亂亡之幾由之矣然天下之言非者不足以惑人

而惑人者皆似是而非者也所謂讒人之言
是也人君苟或不察爲其言之入則害人受
其毒而流禍於無窮矣書曰朕堲讒說殄行
詩云亂之又生君子信讒故有天下者盍亦
審其聽言之幾矣
○朱熹曰一念之萌則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邪
爲人欲邪果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其少
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
凝滯
臣若水通曰一念者邪正之幾也邪正者理
欲之幾也君子之學在隨處體認而已乾

大始則正念恒見坤作成物則邪念不生聖學之要盡於是矣舜告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帝王相傳治天下之法如是而已矣爲人君者其可不講求之哉

○張栻作雷州學記有云舜蹠之分善與利之間而已矣譬之途焉善則天下之正道而利則山徑之邪曲也人顧舍其正而弗由以自陷於崎嶇荊棘之間獨何與物欲蔽之而不知善之所以爲善故爾

臣若水通曰蹠天下之大惡人也舜天下之

大聖人也非天之賦性爾殊也判於一念邪
正之間爾正則其心生邪則利心生先儒陸
九淵曰念慮之不正頃刻知之即正念慮之
正者頃刻忘之即不正夫反其不正以爲正
豈人之所不能哉弗知爾矣

○國朝
皇祖與諸儒臣論學術翰林院學士陶安對曰道
之不明邪說害之也
皇祖曰邪說之害道猶美味之悅口美色之眩目
人鮮不爲惑自非有豪傑之見不能決去之也
戰國之時縱横捭闔之徒肆其邪說游說當時

諸侯急於功利者多從其說往往事不就而國
隨以亡此誠何益夫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天
下烏得而治安對曰
陛下所言深探其本
皇祖曰仁義治天下之本也賈生論秦之亡不行
仁義之過夫秦襲戰國之弊又安得如此
臣若水通曰堯舜之道正道也孔孟之學正
學也楊墨佛老蘇張之說邪說也正者天理
之公仁義是已邪者人欲之私功利是已天
理人欲之判邪正之分初非甚相遠也萌於
一念中正與過不及之間爾苟體認於二者

之間慎存乎中正之體則正道明邪道息而
萬化成矣哉
皇祖因儒臣之對而知正邪之分達治平之本誠
萬世聖學之心法也此所以用夏變夷撥亂
反治肇造不拔之洪基邪
聖明苟念之於心則與道致治不難矣
○壬子
皇祖謂丞相汪廣洋曰觀前代人君多喜諂諛以
飾虛名甚至臣下詐爲瑞應以恣矯誣至于天
灾垂戒厭聞于耳如宋真宗亦號賢王初相李
沆日聞灾異其心猶存警惕厥後澶淵旣盟大

臣首啓天書以後其心群下曲意迎合苟圖媚
說致使言祥瑞者日相繼於途芝草三萬餘本
朕思凡事惟在於誠況爲天下國家而可亦僞
乎令中書自今凡祥瑞不必奏如災異及蝗旱
之事即時報聞
臣若水通曰孔子稱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
情感應之幾同也人君處臣民之上能全此
心之實理而勿忘涵養之功感下以實則下
應以實諂諛欺詐者遠矣若宋真宗之始敬
終肆輔相非人而無養心之功爾我
皇祖灼見其幾示臣下以誠實而戒其詐僞其亦

遠倭防微之念深矣乎詩曰無念爾祖聿脩
厥德臣端有顒望焉

○

皇祖御武英殿觀書至惠迪吉從逆凶顧謂學士
劉三吾曰凡人遭罹凶咎皆已有以致之及事
窮勢迫則僥倖百端冀求苟免於患害何益也
三吾對曰如此者亦當聽於天
上曰心無所愧可聽之於天若其自取於天何預
臣若水通曰人之吉凶生於動也心之本體
未有不善動而後有善惡吉凶也然而禍福
無不自己求之者人君於獨知之地察其幾

微而分別之擴充其善念遏絕其惡念則治
平之本於是乎立而豐亨豫大之福於是乎
臻矣
皇祖心純乎天理故能達吉凶禍福之故契惠迪
從逆之指高出於三吾之見如此此所以致
國祚之隆而弘佑啓之䂓也歟
○有道士以道書獻者
上却之侍臣請留覽之或有可取
上曰彼所獻書非存神固氣之道即煉丹燒藥之
說朕烏用此朕所用者聖賢之道所需者治術
將躋天下生民於壽域豈獨一己之長生久世

哉苟一受其獻則迂誕恠妄之士必爭來矣故
却之毋爲所惑
臣若水通曰孟子稱四端四端者異發而同
體也人心之端一而已矣二之則異端矣是
故體認擴充以濟一世者天理之公也脩煉
吐納以利一己者人欲之私也公則一私則
二公私之辨一念之間爾以秦皇漢武之雄
才猶不能不惑於方術我
皇祖之心精一於隱微因道士以道書獻即禁斥
之惟恐不遠其防微杜漸之意審矣人君苟
於此惑焉寧不爲聖明之累也哉

聖學格物通卷之二　終

[illegible]